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這難說了，我也不能問劉星英，她原來是約我上寒山寺見面的，突然又改了用琴音通知，一來是事急，再者也可能是無法脫身……」

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劉素客的女兒與六個姬妾都是絕色佳人，而且年紀都很輕，祇要這些女人留在他身邊，他一輩子也別想鬥得過你！」

金蒲孤知道他話中的含意，不禁漲紅了臉，可是南海漁人不待他開口分辨，又大笑道：「人總是人，越是美貌的女子，越容易為英俊的男人所吸引，千古同此一理，劉素客卻想不透，無怪乎他要節節失利了！」

金蒲孤見他越說越露骨，知道再辯下去，反而牽出更多的調侃，乾脆不開口了，可是他心中卻有著一種屈辱的感覺，與劉素客的爭鬥本來是各憑本事。

南海漁人卻把它牽涉到另外一個因素上，雖然不無道理，那卻是他不能承認，也不願承認的！

舟抵申江，再出去就是崇明島了，為了慎重起見，他們訪問了幾個附近的船戶，卻得到了一個頗為意外收穫。

崇明散人突然一改以往的作風，早在一個月前就對的船家發出警告，不許任何船支

駛往崇明島去！

他們所賣的帆船水手也受到同行的告誡，不肯再向前行了，他們也毫無猶豫地接受了，假如崇明散人禁止任何船隻前往。

劉素客自然也去不成，他們大可在等待情勢的發展，同時也探查一下劉素客等人的形蹤！

整整等了兩天，不僅劉素客的行蹤無著，反而有一件更為喪氣的事情發生了，那天正是傍晚，他們在江畔閒話漫遊之際，一艘巨舫，揚帆直往江外海中駛去！

他們認得很清楚，那正是停泊在姑蘇，劉星英等人的座船，舟行甚速，等他們察覺的時候，船已經走遠了！

金蒲孤異常震怒，然而隔著浩瀚的江水，一點辦法都沒有，也許他們可以利用一輩渡江的輕功身法追了上去。

但是那祇能維持一口氣的功夫，劉素客等人也許不會武功，卻絕對有把握不讓他們搶上船去。

洶湧的江上也不能容他們多作停留，他們祇有眼睜睜地望著巨舫在視線中消失！

金蒲孤在江邊直跳腳，連聲直罵，倒是南海漁人笑著將他拉住了道：「老弟！我們都遭那丫頭騙了……」

金蒲孤在憤怒中還有一絲惆悵，劉星英在琴音中向他說許多動心的話，卻是一個

騙局，騙得他相信了……

很可能劉素客根本就沒有離開那條船，叫他們在此地空等了兩天，結果反而落在後面！

南海漁人這時倒不再跟他開玩笑，拍拍他的肩膀道：「老弟！別著急，我們也追上去好了！」

金蒲孤雙手一擺道：「怎麼去？要是鋼羽在這裡，我們還可以凌空飛渡……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此去崇明不過近百里海程，我們隨便找條小船，有我這老漁夫操槳，保證不比他們的大船慢，先前祇怪我們太大意……」

金蒲孤聞言連忙找了一條小舫板，也不徵求船主的同意，丟下一錠黃金算是購船的代價，就與南海漁人上了船。

南海漁人不愧是個熟練的水手，操槳如飛，不到一個時辰，遠遠的就可以望見大船的影子！

金蒲孤連聲催促要追上去，南海漁人也揮動雙槳，像箭一般地猛力前追，兩船相距二十餘丈時，前面的大船上突然拋下許多圓形的大木桶，二人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用意。

那些木桶都浮在水面上，直等他們駛到附近時，一個木桶突然發出似雷的巨響，木屑四飛，水面上爆出鮮紅的火花。

南海漁人驚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快跳下去……」說時不等金蒲孤有所表示，用力將身子一側，使舫板翻了過來，二人一起翻落水中，而且南海漁人還將他一把拉住，直往水底沉去！ (九十二)

第二章 血濺密室

客廳就在那個房間的隔壁，充滿了中國風味。「良平，旅行箱裡有威士忌，去拿來吧！」

大道寺欣造一坐便說：「對了，女士們要不要喝些什麼？」

「沒關係，我去拿。」

伊波良平和神尾秀子穿過走廊正房走去，客廳裡祇剩下大道寺欣造和智子兩個人。

智子感到有些驚慌。雖然她知道自己不該大在乎已經死去的生父，免得讓現在的父親尷尬；可是死去的父親的事，卻不斷索繞在她的腦海中。

大道寺欣造看到智子的那種反應，不禁感到有些落寞。

「智子，坐到這裡來吧！」

「這……爸爸。」

智子的臉頰轟地一陣排紅。

「對不起，或許我太急躁了。可是，如果事情不查個水落石出，我實在沒有辦法靜下心來。」

智子雖然就站在門邊，但心裡卻惦念著隔壁的那個房間，讓大道寺欣造不由地感到越來越失落。

「智子，你認為他們在那個房間裡會有什麼發現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不過金田一先生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。」

「十九年前發生的事，現在究竟能查出什麼真相？」

大道寺欣造沙啞的嗓音裡充滿著孤寂與滄桑，智子不禁回頭看了他一眼。

祇見大道寺欣造全身無力地坐在椅子上，頭部幾乎快垂到胸前，智子看著他的側面，突然覺得他似乎老了很多。

「爸爸！」

智子便因地叫了一聲，這時神尾秀子和伊波良平從正房回來了。

伊波良平端著威士忌和威士忌酒杯，神尾秀子則一手端著盛滿紅茶的杯子，一手拎了一個裝毛線袋子。

大道寺欣造把伊波良平倒給他的威士忌放在鼻尖嗅了一下說道：「神尾老師，你的氣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在紅茶裡加些威士忌？」

「不，這樣就可以了，喝了酒反而會讓我精神亢奮。對了，智子小姐，請喝茶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可是智子不願意離開門邊一步。神尾秀子祇好歎了口氣，從毛線袋中拿出毛線來編織。

「唉！神尾老師還是這麼熱衷編織，織毛衣究竟有多大的魅力呢？」

或許因為喝了兩三杯威士忌的緣故，大道寺欣造的臉上已不再有那種惆悵的表情。

「這就好像你們這些癮君子一樣，一旦煙離了手，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。」

神尾秀子吸飲一口紅茶之後，又開始揮動棒針。

勤勉的時鐘總是不眠不休地向前留下時間的刻痕，同樣的，神尾秀子的容顏也在針一線的編織中改變著。

一旁的智子則完全沉不住氣，她連連著紅茶的茶杯都懶得碰一下，祇是倚靠門邊不斷搓著雙手，祇要那間房子發出些許聲響，她就會跟著顫抖。 (一三八)

女人

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又搖了頭：「那也不希罕，秦始皇陵墓之中，有超過三千年的活人。」

齊白神情很難過，看來他實在需要有人來分擔他那種有怪遭遇之後的詭異感。他的神情，表現了他心中的矛盾。

可是，在考慮了一陣之後，他還是道：「我沒有法子，就算我對天發誓，我……也可以違背諾言。可是我是對一個鬼發誓的……那使我……不敢違誓，怕應了誓言。」

我冷笑：「你發了什麼誓？」

他不斷眨著眼：「我說，要是我洩漏了他的秘密，叫我這一輩子，再也踏不進任何古墓一步。」

我不禁長歎一聲，對這樣的人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剎那之間，我心灰意懶，連逐客令也懶得下，祇是揮了揮手，示意他離去。

齊白看來還想說什麼，我卻已轉過身去。我才一轉身，就看到白素從樓梯上慢慢走了下來，她帶著微笑，道：「其實可以有辦法的。」

齊白忙道：「請說。」

白素道：「請齊白先生去和那個鬼先生商量一下，把情形告訴他，或許那位鬼先生肯同意向少數人透露他的秘密？」

齊白大是高興：「對，對，我這就去進行。」

我悶哼著：「你什麼時候學會了招魂的本事了？」

齊白搖頭：「不必招，他根本在，一直在那古墓之中，我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裡，陡然住了口，像是講多一個字，他就會洩露秘密的誓言，從此再也不能進入任何古墓一樣。我再向他揮手，可是這時，白素的話提醒了他，就算我不趕，他也急於離去，去和那位「鬼先生」商量。他走得如此之急，幾乎一頭撞在門上。

我看著他離去，皺著眉，白素來到了我的身邊，她顯然知道我在轉什麼念頭，所以她道：「我看那個古墓至少在幾百里之外，而且不知道在什麼荒野山嶺之中，要跟蹤他，不是易事。」

我被白素道穿了心事，不禁笑了起來：「這傢伙，鬼裡鬼氣，我無法設想什麼叫作「結實實實」的鬼。」

白素搖頭：「我想，他所說的鬼，祇是他的想像，就像你一直在對鬼所下的定義一樣——某種力量，影響了他腦部的活動，使他看到了鬼，感到了鬼的存在，在他來說，甚至還可以碰到鬼，但實際上，鬼並不存在，祇是一種力量。」

我點頭：「也有可能，出現在古墓中的，不是鬼，是一個人。」白素道：「那就神祕得多了，一個活了五百多年的人？雖然不是沒有可能。」

我搔了搔頭，齊白所說的一些零星片段，可以提供無窮的想像，我和白素繼續設想下去，想到了現在不知在什麼情形下過著神仙生活的賈玉珍，也想到了秦始皇墓中那些真正的古人；兩人都深覺生命的秘密，從一個單細胞起，到生死大關，簡直每一個過程，都充滿了奧妙。 (十六)



第一章

歐嘉芝手裡拿著L.A.市區的地圖，買了Day Pass，搭完公車，再轉地鐵，終於到了Pasadena。

Pasadena雖然祇佔了L.A.市區的一小塊，但它是L.A.當年最早開發的市鎮，雖然現在已不復往日的繁華，但卻是個充滿歷史的人文小鎮。

走在行人無幾的街道上，吸著冷空氣中的蕭索，看著樹梢上殘留著的幾片枯葉，歐嘉芝真不敢自己現在是置身在熱鬧非凡的L.A.裡。

太過陶醉的她，完全沒注意到每位與她擦身而過的行人眼中所投射出的欣賞之意。

在外國人的眼中，擁有雪白肌膚跟純黑亮發的她，像個陶瓷做的東方洋娃娃。一陣冷風襲來，讓她打了個噴嚏。

揉揉泛紅的鼻子，她趕緊把頭上的毛線帽跟身上的白色長大衣拉緊，再重新調整了脖子上的粉紅色圍巾。

如果在旅行時不小心感冒，是非常掃興的一件事。

「對了，差點忘了。」

她從大衣的口袋裡掏出數位相機，在每個美麗又有特色的景點裡加入自己，然後留下畫面。

Sony的這款數位相機真不賴，很方便她自拍。

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，馬路的對面是座漂亮的教堂，她停下來等待紅燈暗去綠燈亮起。

在等待的同時，她眼尾瞄到自己的身後有一棟看起來荒廢很久的紅瓦屋，雖然破舊，但很有鬼屋的陰森魅力。

在綠燈亮起前的最後一秒，她把數位相機高舉至自己臉的上方四十五度左右，讓鬼屋跟自己全數入鏡。

二〇〇五年二月，臺灣。

當床頭的鬧鐘定到十一點三十分時，

電話鈴聲精準得宛如早已設定好的響了起來，劃破了滿室的寂靜。

一聲、二聲、三聲、四聲……儘管鈴聲響亮，卻絲毫不起床上擁被而眠的可人兒。

被裡不時傳出陣陣咳嗽聲。

歐嘉芝全身酸痛到希望自己就此長眠，L.A.的感冒病毒陪著她坐飛機回到臺灣，然後開始在她身體裡興風作浪。

到底病了幾天？連她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

從L.A.帶回來的行李還放在客廳沒有整理，唯一拿起來看過的，就祇有那台數位相機。

嘩——我是嘉芝，現在不方便接聽電話，請留下您的名字及電話，我會盡快跟你聯絡。

還好昨天晚上睡覺前，她還記得換電話答錄機裡的錄音帶。

「嘉芝，我是爸爸……」

「爸爸」這兩個字，像是高壓電波傳進了她的腦袋裡。

床上的嬌美人兒痛苦地呻吟了一聲，接著迅速地伸出手到床頭拿起了話筒。

「爸。」一開口，沙啞的聲音難聽得像鴨子在叫。

「嘉芝？」歐厚德的語氣裡有著不確定，原本女兒的聲音，好聽到可以當國慶大會的司儀。

「你感冒了？」 (一)

天使花嫁

陶米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先看綺霞、綺雲的詩，連連點頭道：「用意好，押韻穩，絕無香奩氣味，可稱閩中二美。」及看到第三幅錦箋上寫著頭一句「樓傳仙筆意奇情」，這一句起的突兀，且有顧言發揮之意。第二句「眺望旋驚夜月明」，有此一「驚」，方起下「聽」字意思。第三句「環環叮嚀步履履」，詮「聽」字，有引人入勝之致。第四句「非笙非笛落虛聲」，月聽到這般地位，是假是真令人玩味無窮。此一詠聽月樓詩的和韻，較前二首，體格生新，才華秀美，不亞古人大家道蘊矣，但不知可是裴仁兄所說這位堂妹麼？再看後面寫的「薄命女寶珠慢題」，看畢，大吃一驚道：「怎麼稱為『薄命女』？是呀，到底不是裴年伯親生，或另眼看待，較之親生女兒分了厚薄，所以，一生不平之衷借詩寓意，故女稱『薄命』。這也怪他不得。但不知裴仁兄的令妹也叫寶珠，這卻奇怪得很了，莫非寶珠竟不曾死，埋藏於裴年伯家中？不然如何有兩個寶珠？裴仁兄口聲聲說是他的堂妹，我若問他細底，倘被他班駁起來，叫我何以回答？」一時心中煩燥起來，不覺口渴。半日不見裴府書僮送茶上樓，便到樓門口喚自己書僮，亦不見答應，忍不住下得樓來去找自己書僮。

走未幾步，才轉了一個彎，祇見遠遠來了一個絕美丫環，捧著一盤船茶，冉冉而來。宣公子不知這美婢捧茶往何處去。此刻口渴忘情，忍不住叫聲：「姐姐！將手內這一杯茶見賜與小生，以解渴煩罷。」那美婢聽說，將宣公上一望，把臉沉下來道：「相公們在花園遊玩，自有書僮伺候送茶。婢子這杯船茶送與寶珠小姐吃的，何能亂與別人！倘小姐知道，豈不要責備婢子。相公莫怪。」說罷，轉身要走。宣公子被他這一夕話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回答。見他轉身要走，忽想起這個美婢好似姨妹寶珠的丫環如媚模樣，越想越是，搶一步向前，叫聲：「姐姐慢行，小生有話問你。」那美婢又停步不走，問道：「相公有什麼話問婢子？快些請教，茶要冷了。」宣公子笑吟吟道：「姐姐的容顏好似小生姨妹房中的如媚姐姐一般，故此動問一聲，不知可是的麼？」那美婢把臉一紅，道：「我便叫如媚，卻在裴府中使用。我也不知相公為何人，也不知相公的姨妹為何人。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同模同樣者亦復不少。就是婢子名叫如媚，雖有兩個，不足為奇。就是我家小姐名叫寶珠，柯府中有小姐名叫寶珠，也不知是一個寶珠，兩個寶珠。請相公去細細推詳。婢子不及說話，要送茶去了。」說罷，捧著船茶，如飛而去。宣公子聽了美婢這一番話，如醉如癡，站在那裡，不言不語，祇是呆呆出神。怎生醒過來，且看下文。 (四十一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